

The Memory of
Louis Cha

金庸往事

沈西城 著

金庸往事

The Memory of
Louis Cha

沈
西
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庸往事 / 沈西城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339-5623-3

I. ①金… II. ①沈… III. ①金庸 (1924-2018)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0783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9-2 号

金庸往事

沈西城 著

责任编辑 罗 艺

装帧设计 刘泊延

出版发行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 址 www.zjwycbs.cn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6

印 数 13,001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9-5623-3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 021-64386496 调换。

序一 / 有缘自能重逢

——吴思远

万事皆缘，信焉。识沈西城兄逾四十载，当年我俩皆青春年少，沈君喜写作，活跃于报坛、歌坛、文坛。由于善操沪语，和上海南来的一批著名文化人、歌星、艺人，水乳交融，知道的掌故、逸事乃至花边新闻特多。他记忆力惊人，久远的人物、事件均能如数家珍。数年前重遇沈君，便提议何不将值得回味的艺坛趣事、逸事记录成文，供大家欣赏、怀旧一番。

多年不见，沈兄文字功力大进，遣词造句幽默不失典雅，文思敏捷的他年内便成书数册，有《旧日沧桑》《西城忆往》《旧日风景》《西城纪事》等，一时洛阳纸贵，读者好评如潮。

某日闲谈时无意中提起金庸先生，咸认为他是当代华语文坛第一人，无出其右，我灵光一闪道：“你知金庸甚详，何不写一本有别于正统人物传记的《金庸往事》？”关于金

庸先生，我除了是他武侠小说的忠实读者外，更佩服他对家国、社会大事的深刻分析，当年《明报》每天由他亲自执笔的社评我是每篇皆读，他创办的《明报月刊》我每期皆阅，数十年至今。1998年我任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邀请他来颁“最佳剧本奖”，他电话中很爽快地答应了，颁奖当日见面，我称他是我们电影界的前辈（因我知道他曾在长城影业任编剧及导演），他大笑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显得很高兴。我在台上介绍金庸先生出场时曾这样说：“中国文坛巨匠，世界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读者！”当天金庸先生谈到剧本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性，当他还想进一步讲述时却被台下电视台FM（场务）打手势中断了，这一直是我多年来耿耿于怀的事。

如今《金庸往事》书成，当我握笔写此文时，突然传来金庸先生仙逝噩耗，巨匠走矣，从此江湖金大侠不再，但正如他在电视台曾说的：“希望一百年后仍然有人读我的书。”

当然，我们会永远怀念他。

伤感中匆匆以此文为序。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序二 / 喜见沈西城笔下《金庸往事》

——杨兴安

和沈西城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相识，当时身处无线电视台混编剧，双方只是点头之交。后来胡菊人、倪匡等成立香港作家协会，再次碰头，比较熟稔。不久，在报刊上读到 he 写的《梅樱集》，大感诧异。因为文章言之有物，笔法精醇，全无蔓芜之句。点到即止，清楚玲珑，而又予人一种阅读上的畅意。三十多岁青年，竟有如六七十岁作家的健笔，深为佩服。

八十年代中替《星岛日报》专栏《细数才华》写专访，便约见沈西城，探问如何练就如此健笔。沈兄说本家姓叶，名关琦。笑谈曾留学日本，但学无所成，多在居酒屋流连，反而弄到日语纯熟。谈到写作，何以叫《梅樱集》，因内容说中日两国文化，故而名之。原来一字之浅，当日自己也太无知了。他又说曾尽读《鲁迅全集》，也许不知不觉间便受其感染吧。我再问何以近期不复睹如此优雅文字，他神秘

地笑而不答，像背着葫芦卖什么药，我也不追问。再转而谈金庸小说。原来他是金著的“护法”，所以后来我把他谈金庸的文章介绍给内地刊物。香港电视台访问时也曾拉他一起出席佐谈金庸，效果都很好。

这次由他动笔谈金庸，深庆得人。

由于早年市肆有几本谈金庸本人的书出售，听人家说金庸对所述都不大满意。九十年代初我到武汉，认识青年作家钱文亮兄（后来是北京大学博士）。他读过我写的两本谈金庸小说的专书，竟建议我写《金庸传》，说由我写最适合。我感到很难写得好，没有答应。谁料别后他竟在国内报章上吹嘘，刊出这种意见，又被一些报章转载，又竟然被金庸老人家读到。其后在一次文化盛会中碰到金庸，他说想找我很久了。我正奇怪，原来他叮嘱我不要为他写传。后来，他提拔我为秘书，从此便与这念头决绝。这次由文笔顶级的老西城动笔，不是深庆得人吗？

沈西城是带有点江湖豪气的作家，交游广泛，读过其中两章，以金庸的朋友圈子反映金庸的性格言行，以侧面笔法描述当代大文豪，其出色的可读性及娱乐性，当使本书绝无冷场。从严肃角度而言，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可料数十年后，甚而百年后亦有读者追读，或借源深究。沈兄大著将洛

阳纸贵，当可断言。

今蒙邀约为序，乐而为之，光宠甚焉。

戊戌秋日 于香港

序三 / 金庸小说无出其右

—— 沈西城

金庸去世，毁誉参半，不少人不满意他对婚姻的不忠，于政治立场的摇摆不定，予以挞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古语有云“不以人废言”，我服膺此说，爱读金庸小说。倪匡说金庸小说“古今中外，空前绝后”，有点儿夸大，实出自肺腑。有人分析金庸小说缺乏大时代生活的描述，深度不足，并举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为例，然则川端康成的《雪国》《伊豆的舞女》又作如何看待？既缺时代背景，亦欠离奇情节，却得诺奖评委赏识。因知小说并无定类，能感人肺腑者就好。金庸小说正好做到了这一点，你能忘记杨过的痴？段誉的憨？郭靖的义？乔峰的侠？不管你们喜欢或讨厌金庸，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直到目前能写武侠小说的作家，没有一个比他好，比他强，这就够了！

7

戊戌年冬 西城序于随缘轩侧

目录

序一	吴思远 有缘自能重逢	01
序二	杨兴安 喜见沈西城笔下《金庸往事》	03
序三	沈西城 金庸小说无出其右	06
第一章	三晤金庸	001
第二章	五味杂陈的婚姻	022
第三章	译本遍天下	052
第四章	老朋友们	072
第五章	谁是韦小宝	119
第六章	言休后光芒璀璨	139
附录一	沧海拾遗	155
附录二	“四代杨过”诚意献词	167
后记	大侠去矣，巨匠不再	173

三 晤 金 庸



明報有限公司 · MING PAO DAILY NEWS LTD.

香港皇后大道中六五號九樓 電話：五六一六九二二 651, KING'S RD., 9th FL., HONG KONG TEL. 5-616922

金庸給沈西城信

西城兄，收到四月廿四日信，讀之。

吾兄翻譯工作，很是艱巨，書上雪山，及外

付共三冊。唯項上既多，以項撥款，此雪山下

附之，要者如日報，雜誌者由限，據來全出版

單外本，條件亦據，因有常有出版全在日

記事之計劃，據來再外商議。早先譯之文由

日本讀者接受，可外由單外本，一般國際通例

會中作者士有版權，二年後在右。

謹啟

工作順利

金庸甫

十二月二十四

1975年夏天某日，骄阳似火，挥汗如雨，我第一趟（上海话：第一次）¹见到金庸。那一年，中国和日本反苏联霸权问题闹得很热，《明报》内地版编辑毛国昆、国际版编辑毛国伦，特别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日本报界驻港特派员参加。《明报》方面，更是隆而重之，出席的是社长金庸与司马长风。司马长风是著名的文史学者、日文翻译家和政论家，所撰《集思录》，排日刊于《明报·副刊》显著位置，读者万千。他以“秋贞理”的笔名撰写的散文，委婉曲致，情文并茂，追读者众；而金庸除了以武侠小说鸣于世，几乎每日都在《明报》写一段社论。他的社论，言简意赅，见解透辟，深受读者欢迎，时日一久，也就引起海峡两岸政要的关注。因而有人说：“《明报》之能够畅销，跟金庸写的社论大有关系。”事实是否如此，不敢妄定，可的确有许多人是为了看金庸的那段社论而买《明报》的。

司马长风跟金庸拨冗出席这个座谈会，正好说明《明

1 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有关于方言转化为普通话的解释均为编者注。

报》对反苏联霸权问题的重视。由于出席这个座谈会的，大部分是日本人士，毛国昆便央我这个粗通日语的小伙子担任通译。我一听，两脚直跺，额角冒汗。老实说，以我当时的日语程度，当不足膺此大任。毛国昆怕我推搪，不断游说，仍撼不动我的意志，可当他说金庸也会出席时，我的胆子顿壮，勇气来矣。一直以来，我都是金庸迷，他写的武侠小说，全读过，而且不止一遍，是像倪匡那样一看、再看、三看地读下去。（偶像出现，书迷哪有不去觐见的道理？不管日语水平如何低，去之可也，怕啥？）

座谈会地点是中环于仁行（今已拆除）的翠园酒家。¹周末下午，我穿上一袭深蓝西装，结上浅蓝白点领带，匆匆走进贵宾房时，金庸还没到，嘉宾倒是已来了好几位。毛国昆逐一为我介绍：这边是《读卖新闻》的本池滋夫、《朝日新闻》的伊藤；那边是《东京新闻》的花浩、《每日新闻》的林慧儿……Konnichiwa，你好你好！一一握手寒暄。虽说是驻港特派员，除了林慧儿、本池能说一点中文之外，其余几位都只能讲日语，连普通英语也说不来，我的蹩脚日语只好硬派用场。

1 座谈会分两轮举行，第一轮我没有参加。

“你不是很想见见查先生吗？刚打了电话去渣甸山的家，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毛国昆走过来，带着笑容安抚我。我登时紧张起来，心仪已久的人物，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儿呢？在金庸还未踏进翠园之前，我心念电转，把各式各样能想象的容貌都在脑海里打了个转：风流潇洒？神采非凡？飘逸俊雅？文质彬彬？唉！想昏了头！

我跟众特派员闲谈了一会儿，魁梧健壮的司马长风，一袭夏威夷花衫，神采飞扬地来了。本池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念过中国语，看得懂中文，拜读过司马长风的文章，跟司马很快便谈得投契。我交谈的对象便只好限于伊藤、林慧儿与花浩，你一言我一语，话题不离反霸权。林慧儿、伊藤等言辞激昂，指责苏联霸道。我不赞一言，对政治，我并不太懂，搭不上嘴，兴许在日本读过一段时间的书，对日本人的性格多少有点儿了解，谈起来还不致太隔膜。五点钟开会，金庸比原定时间晚了五分钟才到，抱拳，连声“对不起，对不起”。第一眼看到金庸，说良心话，真有点失望。他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形象。想象中的金庸，戴金丝框眼镜，高瘦韶秀，书卷气洋溢。可眼前的金庸嘛，身形微胖，朴实无华，哪有半点儿文采风流？乍看，更像一个生意人。穿了一袭灰色西装，衬衣领子皱巴巴，领带斜歪歪，没结好。还有

呀，那双皮鞋，嘿！尘埃满布，黑鞋已全灰。这身打扮，真教我怀疑，站在面前的便是我崇拜莫名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可毛国昆做介绍时，明明白白地这般说：“这位是查先生¹！”既然是查先生，那么确是金庸无疑了。我微微有些儿失望，也只好接受眼前的事实。大概毛国昆已经向他介绍过了，金庸一见到我，万分客气地说：“沈先生，多谢你帮忙！”我低低地回说：“不谢。”金庸到场后，座谈会立即开始。毛国昆首先发言，我从旁通译。简单做过开场白，挨到金庸说话。金庸一开口，我更加愣住了。金庸小说，构思奇巧，布局多变，不由你不佩服，可听得金庸讲话，你定会诧异万分。天哪！彼之口齿，殊不灵光，断断续续，拖拖拉拉，螺蛳吃尽（广东话：吃螺蛳，指演出时唱曲或念白不流利），教人不耐。在我见到金庸前，朋友已告我查先生有轻微口吃的毛病，遂有心理准备，可咋想到他会如此地拙于辞令呢？

一个有口吃小毛病的人，居然能够写出那样出色的小说和评论，太不可思议。大家都看过《鹿鼎记》吧，韦小宝不

1 金庸本姓查——音渣，名良镛，浙江海宁人士，金庸是他的笔名，是从“镛”字拆开来的。

少对白，是那么“机灵刁钻”“刻薄辛辣”，绕弯骂人而人不知，读之捧腹，不能自己。呀！真亏木讷朴实的金庸能够想得出来。由是可知，写和说到底是两码子的事。这一天的座谈会，谈了一个多小时，由毛国昆负责笔记和录音。会谈后的第二天，毛国昆就把录音带交给我，要我翻译出来，叮嘱说：“查先生特别交代，翻出来后，让他过目。”对《明报》的立场，金庸十分谨慎，反霸权牵涉到政治问题，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万一出岔子，可就麻烦了，非得小心谨慎不可。我花了两天工夫，不眠不休，耗尽心血，才把录音带里的议论约略翻好，交给毛国昆，让金庸过目。记录后来在《明报》登了出来，引起极大反响。文章在个别段落，有若干的修改，显然金庸是仔细看过这篇记录的。由于这段渊源，我开始为《明报》国际版翻译中日问题的文章。其时《明报》为中国问题权威，金庸社论，听说连邓小平、杨尚昆等都会阅读。我虽然有幸见过金庸，跟他并不熟悉，也没有往来。嗣后我重翻他的小说，可能有过一次接触吧，兴味更浓，印象益深。

过了一阵子，孙淡宁¹女士见我整天吊儿郎当，不是事

1 笔名农妇，其夫是金庸的同学。